

11206

楊



樹

成

88

程思遠題

前 言

杨树诚（1885—1972年），河北盐山县人，旧中国皖地区著名的实业界人士，平生抱定“实业救国”之宗旨，曾在徐州、蚌埠等地独资创办宝兴第一、第二面粉厂、宝兴植物油厂以及大来烟厂。

杨树诚又为中国地质界中卓有成就的地质勘探家。本世纪20年代初，他与助手们通力合作，在全国率先完成了江苏一省的地质普查，并被国际地质学会聘任为永久会员。据不完全记载，他在解放前经手钻探煤井1347个、水源8处，勘探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与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均有很深的交往。此外，他还对徐、蚌等地的教育、慈善、旅馆等事业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解放后，他被聘为华东地质局勘探工程师，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倾注了自己晚年的心血。

杨树诚出身贫寒，一生坎坷。当年为振兴民族工业奋斗数十载，虽几经劫难，仍矢志不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旧社会步履艰难的创业过程，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一个缩影。他在工厂经营、技术引进和地质勘探等方面留下的诸多经验教训，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余过去曾亲身参加并主持先父杨树诚创办的四个大厂的

经营管理，而今先父已经作古，沧桑几度，余亦为古稀之人。承蒙蚌埠市政协文史办之约，介绍先父杨树诚生平，唯恐愧对父老仁人之厚望。幸当年随同先父创业者尚存聊几，均尽力相助提供资料，在此深表谢意。《杨树诚》现经戮力整理，可算初成，谨供各方指正。

杨春曦

一九八七年冬于上海

序

故人杨树诚先生系德邻（即宗仁）至交，数十年相知，情同手足。两家亲眷，亦时有往来。1973年我从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叶落归根，不胜欣然。乘政府款待，畅游沪、杭之便，借上海衡山宾馆与先生叙旧。惟德邻已于1969年春未作古，怅然若失。与杨先生见面时，先生年高八十有九，身体尚好。岂料别后不到一月，遽闻病逝，深感遗憾。所喜者其公子春曦夫妇对我执礼甚恭，与幼邻亦互相关照修好。两家书信来往，不减当年。

最近，欣闻《杨树诚》即将出版，令我作序。自度年迈木讷，尤不谙于文字。然故人行状，跃然眼底，德邻与杨树诚先生之友谊，历历在目，故勉而为之。是为序。

李秀文

1988年4月于桂林市叠彩路1号寓内

目 录

序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在焦作煤矿	5
第三章 前往山东承包钻探	9
第四章 宝兴铁工厂和钻务处的设立	14
第五章 徐州宝兴面粉厂的创办和早期经营管理	18
第六章 徐州粉厂的“蒙难重生”和海州贩盐	24
第七章 蚌埠宝兴第二面粉厂的筹建	30
第八章 徐州宝兴面粉厂的扩建	41
第九章 创办宝兴植物油厂始末	44
第十章 杨树诚及所属工厂沦陷时期 所受的摧残和打击	50
第十一章 抗战胜利后的主要经历	72
第十二章 杨树诚和大来烟厂	92
第十三章 解放初期杨树诚在上海的情形	97
第十四章 重操旧业与晚年遗愿	105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杨树诚，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85年3月23日）出生于河北盐山县城西曾家庄，幼名杨考。父亲杨福履，母亲陈氏共生三子一女，杨树诚排行第四。

盐山县地处河北、山东之交，临近渤海。方园数百里均为盐碱地，因而旱涝不收，十年九荒。自古以来此地百姓外出谋生，相沿成习。

杨树诚曾祖父曾任山西知府，为官清廉，任未满即辞退回乡。在乡中开药店，坐堂行医，因不善理财，家道中落。到祖父辈已沦为本村张姓地主的佃农。祖父去世后，杨福履兄弟之间分家。由于一贫如洗，杨福履为求生存，多次去“闯关东”（即去东北谋生），母亲陈氏因生活无着，带着杨树诚的大哥、二哥，在外讨饭和打短工。

杨树诚出生时，中法战争刚过去。那年父亲杨福履已52岁，母亲亦四十有六。当时正值腊月，母亲体弱多病不能哺乳，因而常由胞姐杨莲抱往邻家求乳，或用白子将高粱捣碎，调成糊状喂他。一天姐姐抱着他四处求乳不着，从冰天雪地中返回时，他已因饥寒所致濒于气绝。后来由母亲调以高粱糊充饥，并裹入怀中用体温暖身，才渐渐缓过气来。所以成年之后，杨树诚常有“雪窝余生”之慨。

母亲自生树诚，从此罹病卧床不起，当时称作“饿癆病”。由于家境赤贫，树诚小时候常沿村乞讨，供奉母亲。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母亲52岁就与世长辞。这时杨树诚年方8岁。母亲去世后，家中分家。大哥、二哥均另立门户，各奔东西；胞姐也已出嫁。树诚分在父亲一方，帮父亲务农，俩人相依为命。

童年时代，树诚随父亲在本村张姓地主家打工。农闲时自煮茴香豆沿村叫卖，每盘仅得几文铜钱，以资糊口。因家贫如洗，父亲无力送他上私塾读书。

杨树诚晚年每忆及此，常说这时有一件事对其刺激甚深。他十岁左右，家中养的犬咬了本村地主家的狗，当时地主家儿子手持木棒，寻衅而来。年逾花甲的老父，赶忙作揖赔礼，但仍挨其棒打，当即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他当时亲眼目睹此等惨状，日后萌生了摆脱贫困、以雪奇辱的抱负。

杨树诚12岁时，父亲因不堪地主压迫，再度远走关外谋生，他因无人照顾而沦为丐童。在随后的乞讨生活中，由于他母亲生前会治小孩病，在城西一带很有“人缘”，所以附近村民常接济他一些高粱饼子和糟窝窝吃，才使他不致饿死。

14岁那年，他曾在曾家庄外奶奶庙里大病了三个多月。在病中他想起母亲的临终嘱托：“以后生活无着，可去天津找你的郭姓表哥，以前我曾收养过他几年。”所以，当杨树诚大病初愈，就拄着棍子，沿路乞讨前行天津。大约走了十多天，才到天津墙子河北岸的耶稣教堂，在那里打听到了表哥的住处。但是找到表哥之后，他见杨树诚一身破烂，便一跺脚骂道：“谁是你的表哥，还不给我快滚。”说完一把把杨树诚推出门外。

当杨树诚坐在教堂边上哭泣时，正好有一人提着菜篮走过这里。他问清缘由后说道：“郭某此人人缘极坏，平时就是

这样不讲情义。你明天天亮在教堂边上的桥头等我，我给你想想办法。”

第二天，杨树诚早早候在教堂对面的桥头。那人从菜市回来，随身带来一套衣裤，给他换上，并把他领进教堂。这时杨树诚才知道，这人名叫高崇义，是给寄住在教堂中的美国探矿家白习当厨师的^①。当他把杨树诚带到白习面前，这位高个子的美国人，皱着眉头吩咐高崇义先领小孩去洗澡，然后叫杨树诚从今以后在此地帮着高崇义打杂。

不到一年光景，白习离开天津到英福公司焦作煤矿探矿，^②高崇义随之失业无力他顾，杨树诚又流落街头，一度在运河边上替过往船只拉纤，以后辗转回到了家乡。

1901年春节，杨树诚16岁，在长辈的撮合下，与邻村孟庄佃农王宝森的长女王玉兰拜堂成亲。当时仅有漏雨的草屋一间，两人堆土插香，同拜天地。因两家同为佃农，在当时也称得上门当户对。

春节期间，成亲不久的杨树诚得知，义母之子同村的吕功臣从外地回家过年，带回许多土特产孝敬其父母。经过打听吕功臣常年在英福公司所属的焦作煤矿当木匠，杨树诚闻后不由为之心动，当即表示欲随吕功臣去焦作谋生。因为他自知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困守家中，步其父亲的后尘，一年到头为本村地主当佃工；另一条就是到外闯荡，或许能谋得一条生路。所以过完年后，他就整点行装，准备动身。父亲在他临行之前，一再叮嘱：“身有一技之长，胜过万两黄金。离家在外，腹饥乞讨不为耻辱，但为人之道，不可谋取不义之财。”这样春节一过，杨树诚就叩别古稀父亲和新婚发妻，随吕功臣前往河南焦作，迈出了谋生立业的第

一步。

注释：①据徐州宝兴面粉厂保留的《杨树诚简历年表》记载：杨树诚早年，美籍探矿工程师白习曾携同共赴美。以后他跟随白习学习勘探和冶矿技术多年，曾经到过南非和印度探矿。在20世纪初年，又随白习返回中国。因年代相隔久远，这段历史难以详加考证，特录此存照。

②白习，又译白来喜，美籍探矿工程师。曾任英福公司探矿师和代表，参与清光绪末年福公司在河南的订约活动。见陈真、姚洛、逄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90—19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二章 在焦作煤矿

1901年春，杨树诚随同乡吕功臣来到了河南修武县的焦作矿区。焦作煤矿当时又称为福公司煤矿。福公司是1896年英国资本家为攫夺中国矿权而组建的一家投资机构。早在1898年英国福公司就贿赂清朝封建官僚吴式钊、程恩培等，与之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一举掠取了在河南“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60年”的①开采特权。

杨树诚到达的这一年，福公司正全力开办怀庆府修武县所属的焦作矿区。在最初的学徒生涯中，杨树诚是在吕功臣的木匠间干木工。不及一年，因木匠房失火，吕功臣离开焦作，又转到别人手下学干钳工。

在这二三年的时间里，他不但干过木工、钳工，而且还学过铆工，干过铁匠、翻砂、起重、安装等活②。以后他又在矿上做钻探小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杂粮。当时福公司焦作煤矿，外国人所订的薪金非常苛刻。一般中国采煤工人，每月工资不过十余元。象杨树诚这些小工，除去工头克扣，每月收入仅够糊口。所以据他以后回忆，那时工作非常辛苦，动辄还要受工头打骂。为了谋生、赡养家中的老父和妻子，他在工余之后，拼命再找活干。由于早年流落天津，在外籍探矿师白习手下干过一段时间，懂得一些英语口语，他常常在收工以后，去外国矿师

的厨房干洗盘、送饭等杂活。

1906年，杨树诚21岁。这时他在焦作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一天，他冒着烈日在矿区干活，在收工途中，偶而在工地拾得焦作新任总矿师，英人勘锐克遗失的探矿机钻石一盒。由于这几年他一直干钻探活，深知这些掉在工地上毫不起眼的探矿钻石，实际上价值万金。然而他谨记来焦作谋生时的父训：“为人之道，不可谋取不义不财。”于是他带着这些钻石赶往工地矿师办公室，准备及时交还勘锐克。但是勘锐克当天已经离开工地，为此杨树诚揣着这盒钻石，在办公室外席地而坐等候了一整夜，俟第二天勘锐克一上班，便如数交还。勘锐克见到这些失而复得的贵重钻石，深为感动。他大加赞赏杨树诚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并当即为杨树诚取名“Gold Yang”，即杨金（现在焦作八九十岁的老人，尚知杨金之名），接着勘锐克特嘱他先回工棚休息两天。两天之后，勘锐克又召见杨树诚，吩咐其不用再干钻探小工。从此他让杨树诚跟随左右，开始实地传授有关地质勘探方面的技术。

由于杨树诚天资聪颖，又肯刻苦钻研，加上在焦作已干了几年钻探活，积累了一些经验，很快在钻探技术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才能。1908年他23岁，矿方已委派他总管五部钻机，负责单独钻井。到25岁时，他被勘锐克任命为焦作煤矿勘探工程师，成为其地质勘探方面的得力助手。以后勘锐克还派他去国外实习了9个月^①。据杨树诚晚年忆及，他早先在钻探时，常常用牙咬住6吋长的钢尺，用手指堵上耳朵，仅凭牙齿的感觉就知道下边是什么岩石层。

从1908年到1915年，杨树诚在河南福公司焦作煤矿工作

期间，共负责钻探煤井839处。其中，河南焦作668个，山西平定县72个，河南武安县12个，河北门头沟36个，热河北票24个，河南禹县27个，河北井陘46个^④。积累了丰富的实地勘探经验。

1909年他在焦作修理勘探机时，坐筐车下井，因筐车事故，身负重伤，背部、脚骨砸伤多处。经矿医院抢救，休息数日方才痊愈。由于他带领的勘探队不断在河南境内钻得新的煤层，二十多岁的杨树诚已在国内煤矿勘探业中崭露头角。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原来焦作矿区矿井所用木材都是从菲律宾进口的，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运输周期长。杨树诚根据几年来在各处勘探的经验，建议福公司焦作煤矿总经理兼总矿师勘锐克，就地取材，采用太行山圆木，支撑矿井，这样既可缩短运输周期，又可降低木材成本。为了对这建议进行验证，他特意对采集来的太行山圆木进行了压力试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国内的木材完全能够应用于矿区坑道的支撑，而不必依赖进口。为此，勘锐克任命杨树诚全权办理采购运输。在这过程当中，杨树诚积累了日后创办实业的第一笔资本，同时也初步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实业家的才能。

1913年，杨树诚在河南修武县下白村进行勘探时，首次发现一处理层较浅的优质矿区。于是，他动用了在焦作多年工作的积蓄，决定在这里自筹资金，走独资开矿的道路。没过多久，他在下白村建起了小煤窑。由于资金有限，开始是利用土法开采这里的无烟煤。然而开采伊始，就被修武县官吏以“沟通洋人，盗卖中国矿产”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

杨树诚不知道，早在1899年，河南商务局和豫丰公司就与英国福公司相勾结，签订了《河南矿务合同章程》，拱手出让了河南大部分地区的煤铁开采权。进入20世纪，河南巡抚代表中原公司又与福公司订立《怀庆府属开采煤窑专章》。规定“在怀庆府属内（修武县下白村属怀庆府），中原公司、福公司矿界外，未经勘定或勘定未经领照之地方，无论何人，如欲开井采煤，……均须先得中、福两公司之允据”。^⑤中国的封建官吏和外国资本家早已狼狈为奸，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矿产开采权。这样注定了杨树诚在这里独资办矿、兴办实业的最初尝试，必将遭到他们的排斥和打击。

杨树诚被捕入狱后，由于修武县捕快庞公辅的仗义营救，以及当时修武县民人对官府勾结洋人、不许中国百姓自开煤窑的群起反对，修武县衙门在十多天后，以交人担保为条件，释放了杨树诚。然而出狱之后，杨树诚自办的煤窑被封，多年的积蓄也丧失殆尽。庞公辅曾建议杨树诚早日离开此地，另找出路。由于身无分文，再加勘锐克的一再挽留，杨树诚继续在焦作担任了二年矿师。这时他在勘探和采矿技术方面已经独挡一面，成为焦作矿区闻名的探矿工程师，不仅勘锐克深为倚重，而且也引起了国内地质界权威人士丁文江等的瞩目。

注释：①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第一册770页。

②③见安徽省高院所藏《杨树诚自述》上册6—7页。

④徐州宝兴面粉厂保留的《杨树诚历年探矿纪录简表》

⑤《焦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5—37页。

第三章 前往山东承包钻探

自1913年杨树诚在河南修武县被地方官吏罗织罪状逮捕，他在焦作多年的积蓄全都付之流水，由此他深有当地官府拱手出让本国矿产，而中国百姓自行开采却横遭打击的痛感。由于受当时河南人民集资收回矿权、反对官府和英商勾结垄断河南矿产开采权斗争的影响，他独资探矿、自办矿业之心并未泯灭。

1915年5月，河南官方督办的中原公司和英国福公司订立正式合同，合并成立中福公司，中方督办是张镇方，英方代表为勘锐克。合同规定：除中福公司外，在这一地方严禁“发给煤矿执照于他人或他公司”。^①由此，河南省煤矿开采权，以明文规定的形式，一举为中福公司所瓜分。对此，杨树诚一方面感到，在河南独资办矿的生路被彻底断绝；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福公司底下长期仰外人鼻息。于是他决计放弃在福公司的优厚待遇，离开河南，另寻出路。虽然福公司焦作煤矿总经理及多年来传授其勘探技术的勘锐克多方挽留，但他仍执意离去。当时，国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闻讯后，特意赶往焦作与之相晤，极力推荐他去国人自办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施展才能。

位于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是1879年李鸿章招商人戴华藻一手创建。1899年改为中德合资。在1908年全国夺回利权的浪潮中，由国人收回自办。1915年底，中兴煤矿因缺少高级钻探工程师，请回国不久在地质研究所执教的丁文江为之物色。为此，丁文江在1915年11月，致函中兴煤矿公司总经

理朱启铃（字桂莘），大力荐举多年在福公司任勘探工程师的杨树诚，评价其“在焦作期间，钻探和开采技术均达很高造诣，足以胜任贵处工作”。

1915年12月中旬，朱启铃电请杨树诚赴天津面议。朱启铃系贵州开州人，举人出身。1912年至1916年期间，历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此时，他正利用官僚资本，假以个人名义，投资中兴煤矿。

同年12月底，杨树诚离开焦作，如期赶赴天津河西区澳租界的朱府与朱启铃洽谈。朱启铃平生对古建筑甚有研究，又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由于丁文江引荐，他对刚过而立之年的杨树诚在勘探方面显示出来的才能很为赞赏。在商议时，杨树诚提出中兴煤矿的钻探工程，由其私人承包，盈亏自负。朱启铃当即表示应允。但要求杨树诚以房地产契作为凭押。杨树诚答道：“家中只草屋几间，除此之外，唯有两袖清风。”朱启铃闻之一笑，说道：“以房契为押，仅形式而已，我要的是你在中兴充分发挥所怀有的钻探长技。”于是，杨树诚当即起身告辞，在除夕之夜，赶回老家河北盐山县。

杨树诚回到曾家庄后，禀明父亲，便挑灯抄录房地产契一份留底。大年初一即携带原件，拜别老父和发妻，前往天津，到朱府签定承包中兴煤矿勘探工程的正式合同。朱启铃对他如此雷厉风行地赶到，十分惊讶。当即写下一纸任书，聘请杨树诚为中兴煤矿高级勘探师。

从1916年到1920年，在中兴煤矿承包钻探，是杨树诚积累资本，打下日后创业基础的关键4年，也是其从事钻探事业较为得手的时期。

1916年4月，杨树诚带着原来在焦作协助他钻探的几位

同乡，来到山东枣庄中兴矿区，不巧上班第一天就遇上了矿上的钻探事故。当时矿上仅有几台钻机，其中一台因出故障，钻头掉入数百英尺深的钻井内难以取出，直接影响了矿区的钻井进度。该矿雇佣的一些外籍工程师一时都束手无策。杨树诚带着助手来到钻井边，苦思良策，接连工作了七天七夜。最后他采用“黄麻加白蜡”的土法，成功地将钻头粘出，一下子就使矿上的中外技术人员刮目相看。

当初中兴公司的大部分钻探工程，是包给一家美国探矿公司的。他们的经理为培恩，领班叫赖尔德，主要管理人员名司瓦布。这家探矿公司也是由丁文江先生介绍给中兴的。当时他们在中兴承包的工价为钻探一呎，美金6元。杨树诚则报价，钻探一呎只需大洋3块，并据此与美国钻探队展开了竞赛。竞赛结果，杨树诚承包的钻探，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采集的岩石标本也齐全。为此矿区经理戴理安直接禀陈在天津的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铃，很快解除了与美国探矿公司的合同，将中兴的全部钻探工程，都交给杨树诚一手承包。

杨树诚承包中兴煤矿的全部钻探后，带着手下钻探人员，日夜奔波于各处矿区，不断在枣庄、山家林、邹武、陶庄、观马岭等地发现大片具有开采价值的矿储区。其中他在观马岭探出的煤田，仅黑矸子层就有三十多呎厚，由于含油质成份甚高，煤质上乘，获得一片赞誉。

杨树诚初到山东枣庄时，中兴矿区因1915年保险墩重大塌井事故，正处于恢复生产阶段。由于他承包钻探的成功，这时矿区开采量日有增长，原有钻机已不敷使用。于是朱启铃总经理特请杨树诚出面，向中福公司焦作煤矿借用钻机。中福公司英方代表勘锐克见自己学生杨树诚享誉中兴，欣然

应允出借钻机数台。当时中兴矿派出陈岳灵随杨树诚到焦作押运。随着钻机运到，勘探区域更加扩大，中兴的产煤量直线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中兴已跃为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私营采煤企业，它的年煤产量已达到139,458吨，^②名列全国私营煤矿的前茅。虽然，这和枣台铁路兴建后运输的改善和中兴采用西法开采有关，但不能忽视杨树诚承包中在煤矿钻探工程中所起的作用。

据统计，杨树诚在枣庄中兴煤矿的4年间钻探煤井的数量分别为：山东枣庄、山家林、观马岭、邹武、步湖、齐村，侯家寨子等处共146个；江苏萧县白木寨、孤山、老山口共49个；安徽怀远县舜耕山28个。^③其中安徽怀远舜耕山矿区属中兴公司和安徽大通公司合办。当杨树诚接到这里的钻探任务，曾亲自带队将钻机从枣庄经铁路运到蚌埠，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蚌城这块土地。他见到这里水陆纵横，物产极丰，萌生了日后在此地创建实业的最初想法。

杨树诚在焦作，特别是在中兴煤矿取得的钻探业绩，迅速为当时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翁文灏先生所知悉。通过亲自造访，他认为杨树诚虽然没有经过高等学府地质系的专门学习，但经过英国勘探专家勘锐克的亲身传授和杨本人的多年实践，称得上是一位具有丰富勘探经验的实干家，是中国地质界中不可多得的探矿人才。因此，翁文灏在1919年夏季，将清华地质系留美归来的高材生赵监衡、刘季辰派到中兴煤矿向杨树诚学习实地勘探。

杨树诚丰富的实地勘矿技术与赵监衡、刘季辰所学的地质学理论相结合，使得中兴煤矿新的矿区不断被发现，中兴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民营煤矿中产量最大的一个矿区。随后两